

佛 祖 音 容 第 四 冊

虛雲老和尚略
無相頌講
佛 教 與 禪

史
話
宗

(知定法師著)

(融熙法師講
中英合刊)



佛祖音容 第四冊

虛雲老和尚略史
(知定法師著)
無相頌講話
(融熙法師講)
佛敎與禪宗
(中英合刊)

香港佛經流通處印行

wepp/0601

虛雲老和尚畧史

虛雲老和尚畧史

佛祖音容第四冊 · Teachings of Tsao Chi Book IV
虛雲老和尚略史 · 無相頌講話 (中英文)
佛教與禪宗 (中英文)

Empty Cloud, The Teachings of Xu Yun
The Commentary On Formless Gatha Buddhism & The Chan School

英譯者：釋傳遠法師 · 張文義居士 · 周祥光博士

著作者：知定法師 · 融熙法師

督印者：清涼山沙門智開

印贈者：張恒生堂仝人
張永儉居士 · 謝妙玉居士

贈送處：1. 美國檀香山華僑佛教會虛雲寺
42. KAWANANAKOA PLACE, HONOLULU
HI 96817-1708 U.S.A.

2. 美國張恒生堂
1926 W. CACTUS ROAD, PHOENIX.
AZ. 85029 U.S.A.

3. 南華禪寺
中國廣東省曲江縣馬壩

4. 玉佛禪寺
中國上海

5. 香港佛經流通處
香港北角英皇道 390 號亞洲大廈五樓 C 座

印行及
藏版者：香港佛經流通處
香港北角英皇道 390 號亞洲大廈五樓 C 座
電話：2570 1478, 2571 0691
傳真：2571 0431

PRINTED BY: **H.K. BUDDHIST BOOK DISTRIBUTOR**
390, KING'S ROAD, 4TH FLOOR, FLAT "C"
ASIA MANSIONS, HONG KONG.

佛曆式伍肆肆年 (西曆 2000 年) 歲次庚辰年本師釋迦牟尼佛聖誕良辰
敬印「佛祖音容」式仟套 (每套伍冊) 普贈各界, 廣結法緣

FIRST EDITION (TEACHING OF TSAO CHI) 2000 VOLUMES
(FIVE BOOKS IN ONE VOLUME) FOR FREE DISTRIBUTION
NOT FOR SALE APRIL 2544B.E. (2000 C.E.)

佛 祖 音 容

Teachings of Tsao Chi

- 第一冊：**妙法蓮華經** 張公明明手抄敬書
Book I **The Lotus Blossom of Fine Dharma**
(Script written by Ming Ming Cheung)
- 第二冊：**六 祖 壇 經** 中英文合刊本
Book II **The Sutra of Hui Neng**
- 第三冊：**佛 祖 道 影** 增訂本
Book III **The Images of Buddhas and The Patriarchs**
- 第四冊：**虛雲老和尚略史·無相頌講話** (中英文)
佛教與禪宗 (中英文)
Book IV **Empty Cloud, The Teachings of Xu Yun**
Buddhism & The Chan School
The Commentary On Formless Gatha
- 第五冊：**南 華 小 誌**
Book V **The History of The South China Temple and**
The Work of The Sixth Patriarch

虛雲老和尚法相



雲公老人與詹寧士合照



一九四八年冬月
美國佛徒阿難陀
詹寧士慕道來華
朝禮六祖參謁雲
公在南華禪七後
與雲公老人留影
於靈照塔畔

編者謹識

虛雲老和尚略史序

知定

民國三十六年（一九四七）秋，虛雲老和尚與筆者率領南華寺四十八位僧衆，應香港東華三院之邀請赴港啟建水陸大齋勝會道場，籌募三院經費。

我們合計五十位僧人，由馬坭搭火車到廣州，在穗再轉火車抵達香港，時因法會道場所在地南華球場搭建之茅蓬工作尚未工竣，逼不得已，只好在崇蘭中學掛單，次日才移居南華球場。接着七晝夜的法事開始，則無庸詳叙，在七日夜之中，附薦先靈者固衆，而來參觀者亦多，據收門票部言，每日超過十萬人。

水陸圓滿送聖後，剛好風球高懸。颱風光臨，法會竹搭之寮房則不能住，故僧衆又再移駐崇蘭中學。次日只留下十人在東蓮覺苑做大悲法會，其餘四十人則遣返南華寺。

大悲法會圓滿後，胡文虎老先生請雲公老人與筆者早餐於虎豹別墅，陪席者有林子超老先生，星島日報社長林霽民先生。席間談到雲公老人的事蹟，在平凡中覺得神奇。胡老先生雖然知道雲公的德行「湛深」！可惜未能窺其「堂奧」。故在我們返到東蓮覺苑不久，霽民先生就派來二位記者，訪問筆者有關老和尚的略史。我們談了約三個鐘頭，訪問就此告一段落。相隔約三天，這本「虛雲老和尚」略史就出版了。

這小本子，出版迄今，業已四十三年，相信大多數的人都將它忘記了，腦海中已經沒有這書的存在。日前許成彪居士得到此書，如獲至寶。擬植大號點的字，重新出版，問序於余，余不覺合掌稱讚。此書字細難看，但言簡意賅，使人看了，容易記憶。年譜字大易看，惟文繁難記。是以筆者都認為此書是學佛初機者之座右銘。願各佛弟子，均能人手一冊，而領略雲公的「懿德行誼」，倘能藉是書而開佛知見，悟入佛之知見，證得無生法忍者，則倡議重印是書者，可謂功不唐捐矣。是為序。

緒言

本書之編纂目的在使世人了解一個成爲今日佛教弘法巨人虛雲老和尚一生的艱苦奮鬥事蹟和他終生不渝的抱道堅向精神，不特崇奉佛教的人應該參看，一般的崇善有道德心的人尤其對人生事業作爲未得門徑的也應以此爲借鏡。

文字內容我們不擬過份渲染宗教的神秘色彩，究其實虛雲畢生所行的道路，並未超越過恆情及理想不及的地方，他完全是以堅銳不拔的精神，爲着他的佛教，爲着佛教的宗旨——饒益衆生，使這擾擾衆生，得到福樂與康寧。

佛教的教義並非深奧至神奇莫測，如果用科學的眼光去理解它，它不是消極的避世，而是積極的救世，不是空虛幻無，而是真篤現實。

所以「虛雲老和尚」一書是不能把來當造小說看待，他本人每一步履都是實踐的，符合現代的一個光大佛門教義的衛道者，在他百歲高齡的功績統計，除了在佛教本身的建樹以外，實在拯救了不少人類中已日就氓滅的良心。而「虛雲老和尚」一書，就是簡單概括地把他的真實事蹟介紹出來。

德高望重衆所宗仰

名滿天下望重宗門的曹溪南華寺虛雲老和尚，現在所有的佛門弟子皆仰爲泰斗，其所以德高望重的緣故，固由於他本人自少至壯老，篤實踐履「佛陀」宏法，另一方面，則雲公實曾經盡了最大努力，以弘揚佛法，饒益衆生，使在薄世空門凌替中仍能翹然獨立，把佛教過去光榮傳統，普照人間，這種承先啓後的護法行徑，不能不算是偉大。

這位二十世紀的佛門偉人也有着一生苦行修持令人宗仰的過去，他平生行藏雖然深自秘奧，不肯炫播，但他蓮座下的弟子和滿天下的信徒們，都曾致力做過一番蒐集工夫，這一篇文章的取材，就是根據一般的傳說，幫記，石刻等薈萃而來。現在稍爲整理一下，把它刊布出來，深信也是天下信士所當樂聞的。

由誕生至出家

雲公的俗家姓蕭，法名演徹字德清，嗣法臨濟名性徹嗣法曹洞名古巖，出家之後，一直都用德清二字，自從終南一定三週名聲大噪爲防靜修，纔改名虛雲。原本是湖南湘鄉一個做過福建泉州府高級官員蕭玉堂的兒子，他母親姓顏，四十歲過後，然後得誕雲公。

有如中國流俗傳說上的偉人降生情形一樣，雲公的誕生也有着一個神妙的傳說：在他臨出世時，父母同時夢見一長鬚的人跨着猛虎向他們的臥榻闖來，這長鬚者還頂着一尊觀音菩薩像，他們驚醒過來已經異香滿室，雲公就在這時候出世了。

雲公的母親必定是難產而死的，根據傳說的記載：「公初墮地爲一肉團，母夫人大駭且慟，以爲今後無復望舉子矣，遂氣壅而死。越日，有賣藥翁來剝團得男，庶母王氏爲育之，愛護備至。」上面的傳說，是說這將來成爲一柱擎天的佛門偉人出生，是有異於常人的。

幼年時候的雲公，也有許多地方，異於常人。他自動不茹葷，讀書時候見到儒

書，就頭痛，但見佛經，卻愛好不忍釋手。久而久之，忽而有出家的意念。但又憚於他父親的嚴厲，不敢隨便行動。

等到十七歲的時候，塵世間的麻煩來了。原來雲公不特是獨子，而且兼祧兩房的宗脈，爲了俗例所範，他父親竟然替他討了兩個老婆。這兩個老婆一個姓田，一個姓譚，都是世家大族的女兒，在這樣情形之下，雲公那時只好遵命聽從了。

這種強迫兩性同居的行爲，以雲公一個具有夙根甚深的人，當然不會婉孌於房幃的樂趣，他不特盡了自己「克己」並且願意將修行利益去感格他兩個妻室。

所有的環境實在不容易使他堅持到底，結果，有一次，他盡了最大的冒險，跑上鼓山，拜在妙蓮長老座下做個弟子。可惜一年以後，被父親探覺，仍然強迫他還俗，到了舊環境之後，把兩個媳婦和他一同關在一個房間裏面，這是雲公第一次要逃脫出家失敗的經過。

第二年，逃脫塵緣的旅行又再開始，這一次離家以後，鑒於以往失敗，故此把行蹤秘密保持得十分乾淨。直至幾年以後，他父親死了，家裏起了變遷，庶母王氏領着兩個媳婦一氣入山削髮爲尼。田氏聽聞說是在出家四年後，咯血而死，另一位妻室譚氏，住在湘鄉觀音山，出家的法名叫做清潔，現在仍然健在。（一九四七年

至於他的庶母王氏（法名妙淨）是在民元前圓寂，那時雲公，已經名噪天下，王氏圓寂時，他剛在雲南振法，故王氏在彌留時，曾留一偈語寄給雲公，偈語的語調雖然解脫，但意義頗為悽惻，這是思念日深，未能免俗的緣故。

苦行的開始

這位奇異的出家人，自從在鼓山受戒之後，繼續修練做「頭陀」的行僧，這種人世間稱為「吃苦頭」的鍛煉，他卻怡然不覺，他當和尚的職事，便是煮飯行堂等等事務，有時他袋裏有幾個錢，完全買了東西送給大家用，他著的衣服原很單薄，有時也隨意拿來送給比較更清寒的苦老和尚。總之在他身邊是不存一物的，冬天和夏衣，都是一襲破衲隨身。此外便是一簍笠，一塵拂，一把鎗，一繩床如此而已。時時跑到巖石之下坐禪，頭髮長了不剃，連睡覺的地方也沒有一定，至於餓的時候，甚麼青松毛，山草葉，都可用來果腹，以一個公子出身的人，而能夠清淨自苦，除了具有大澈大悟向道心堅的人，恐怕不容易做到。

如是幾年，他後來又到天台山華頂拜融鏡老法師做弟子，融鏡法師是個道學湛深的人，他八十多歲了，精於嚴律行宗，雲公一見面的時候，立即頂禮候教，這時

老法師以半含禪偈的說話問道：「何處來？」答曰：「閩省」。再問：「來此何爲？」答：「特來親近老法師」。問：「爲何要親近我？」答：「生死不明，請老法師開示」。問：「你做過甚麼工夫？」答：「我曾做過靜坐念佛的苦行工夫，但三年以來，仍是黑漆一團。感覺不到甚麼。」老法師道：「好！你試將從前所曾做過的苦行工夫，說與我聽」。於是雲公一五一十，盡道本末，老法師搖了一搖頭答道：「你跑錯了冤枉路了。可惜數年辛苦，完全是盲修瞎煉，既然來親近我，也算是緣法。你聽我說，立刻把頭髮剃去，整理好你的儀容。以後衣服要穿得整齊些，肚子餓了，必定要食飯，不可胡亂食草，照你以前做法，大果未成，反而把性命丟了，那纔冤枉哩！」

雲公唯唯受教，但老法師住的是一個小茅棚，舒展不來，只好兩人擠在一處，每日由老法師傳授心法。

在這樣的環境訓練了好一個時期，雲公對於佛教經典的認識也漸漸的澈透。老法師又令他到國清寺，參學「禪制」以及天台寺院的古規。此後便是自由行動，以歷練他的堅忍能力，他曾經在一處地方，自己出力耕耘，供給自己之所需。在禪堂裏面，除了用功研究學習之外，進而參究至於殿堂坐香的儀節規矩，此外對於耕牧

，搬運，灌種，砍柴種種辛勞的工作，都是不辭勞苦做了兼人的成績。以如此精神去見習苦練，無論他到任何的地方，都大受歡迎的。

他到過方廣，研習「法華寶訓」天童，聽楞嚴宗通有諸經，想起他生身父母，竟然劬勞未報，自己雖然遁入空門，但孝思不匱，不能不有所表示，因此曾拜舍利四藏，把一隻手指蘸着膏油，燃燒供佛，以報親恩。

塵生一劫

我們明白：雲公在此後的幾年間，他畢生的道路也在這時期逐漸建築起來。他曾離開舊存的環境，做起行脚僧人。他到過毗陵天寧寺參拜過清光長老，到金山參觀過「心大定性」林，拜訪焦山的大水和尚，寶華山聖性，高旻明慧諸禪師。又至茅山的朗月寺，宜興的顯親寺，此後又到杭州參見半山的老天，天目山的長松寺，在西堂又會揚仁山居士，於南嶽海岸的默庵。於是在四明停頓了一些時期，時到七塔寺聽講法華經，其後再東朝南海，北禮五台，足跡遍及中國的中部和南部的國土，除了唐玄奘外在中國歷史上很少能夠在禪門找取一個人，可以和他的行脚

比擬的。

當他由中嶽華山經鐵卸渡黃河的時候，坐的是木船，等到泊岸，天色已經晚了，同時彤雲四佈，急切間實在找不到宿處，因此在道旁一個擺攤的小草棚裏面過夜。果然，是晚大雪漫漫，落到天明還不停止，雲公擁着一襲破衲，身邊又沒有食品，只好挨着寒冷與飢餓，以待雪晴。怎料到大雪紛飛，依然如故，如是者三晝三夜，得不到半點食品，體溫不夠，何況又在零度以下的空氣，人已經感覺暈眩，漸漸有點支持不住了。外面的雨雪雖晴，但舉目漫漫一片，方向已失。如是一天一天的過去，他自審已沒有強起掙扎的餘力，只好在半暈眩的狀態下繼續支持下去，以期獲救。

六日了，在這裏完全沒有人經過的草棚前面，突然出現了一個乞丐，跑進草棚來，然後扶起雲公在更乾一些的草堆上面。再又鑿石取火，煮雪成湯，灌給這被風雪凍僵的人咽下。

不久，雲公的生機復旺，他可以自動轉合他的眼簾，這乞丐又在袋子裏掏出些米來，煮些稀粥給他吃，之後，等到雲公可以講話的時候，他開始發問雲公的來歷

雲公告訴了他一切，並且道達出自己此次遠行的目的是——「拜五台」。